

杀敌一千，自伤八百

□ 撰稿 | 薄荷

多年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叫《成长教育》。此片评分不高，但是其中一个片段令我记忆犹新：女主角发现一直对她严格教养的父母，最大的盼望其实是她早日觅得一位多金郎君。她愤愤地质问家长：“那你们何苦要送我去学大提琴，为什么不让我早去泡夜店？”得到的回答非常冷静：“那不一样，泡夜店哪里有好男人会看中你。”似乎这是头一次，我看见电影里特别清晰地呈现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的真相：女性仅仅因为身为女性就必须承受的困窘，大可以借各种光鲜的名目装点得不那么刺眼——比如爱，比如道德，比如修养，比如教育。

获得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前程似锦的女孩》是一部传奇，有着传奇的耸动和残酷。巧的是本片女主角扮演者凯瑞·穆里根，正好出演过《成长教育》中苦练大提琴的女孩。因为这个关系，两部影片在女性话题上仿佛有所袭承，好像当年的孩子长大了一般，经历了岁月磨折，面对的却是一如既往的偏见和凉薄。从积年累月的冷漠险恶中跋涉而来，她终于使出了霹雳手段。

女性只作为男性的依附而存在，曾经是那样理所应当、毋需遮掩的事实，连千百年前的古人已经看不下去，为此大鸣不平：“情合同云汉，葵藿仰阳春。心乖甚水火，百恶集其身。”女性在男性凝视下的求存技巧，同样源远流长。《飘》里面斯嘉丽的母亲就曾谆谆教诲于她，面对绅士应该如何脸上一红，然后再低下头拼命眨眼，“做出怦然心动的样子”。

相应地，荡妇也和淑女一样有扮演脚本：醉酒，浓妆，调笑……种种行为不检的标签，可以给趁机揩油的男人留下惋惜的机会说：



“其实你干嘛要化这么浓的妆呢，没有男人喜欢啊。”身处劣势如何不攻心计，流露敬畏试探你的法规，既然可以求存，同样可以封喉。女主角利用种种偏见和劣性成功反杀，先例可以上溯至《水果硬糖》，区别在于《前程似锦的女孩》并未采用身手凌厉、大快人心的拍法。女主角对亡友的深情令她献祭自身，飞蛾扑火，把自己撞得粉碎，尽力刻下她所能刻下的每一丝教训，哪怕终究不过是一道道淡漠的血痕。在这已然无可救药的世界里，实在的只有这一片深情，是勇猛，也是武器。

报仇雪恨的主线其实是辅线，影片着力塑造的是女主角男部分的时间一直隐在各路传说中的复仇对象，男朋友的真实感极强，人物性格丰满完整。他的风趣亲切是真的，他的自私懦弱也是；他一脸甜“我爱你”的时候是真诚的，他恼羞成怒说“你这个废物”的时候也是。这位能够不带愧疚地调和两种情绪的男朋友，使得电影成功传达出了一种残忍的真实，以其平淡无情和女主角的惊世骇俗形成强烈反差，也比脸谱化的主线罪魁祸首更令人惊心动魄。恶魔并不需要头上长角腹底生鳞，他并不自觉多么邪恶，倒有很大概率会抱委屈，认为自己只是倒霉催的。

影片末尾的荡气回肠的插曲 Vlinder Van Een Zomer，同样曾出现在连续剧《杀死伊芙》中。要不是这个熟悉的旋律，我应该发现不了这两部作品是同一位导演，她是有多喜欢这支曲子。歌是真好：“我不再是你的夏日蝴蝶了，我多想是你的夏日蝴蝶啊。”既缠绵又决绝，宛如回响在人间这些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情。[E]

